



世界经典名著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五)

〔英〕柯南道尔 著

皮 冈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恐怖谷	(员)
一、警告	(员)
二、福尔摩斯的论述	(员)
三、伯尔斯通的悲剧	(员)
四、黑暗	(员)
五、剧中人	(员)
六、一线光明	(员)
七、谜底	(员)
死酷党	(员)
一、此人	(员)
二、身主	(员)
三、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员)
四、恐怖谷	(员)
五、最黑暗的时刻	(员)
六、危机	(员)
七、伯尔弟·爱德华的高招	(员)
八、尾声	(员)
最后致意	(员)
道白	(员)
一、威斯特里亚寓所	(员)
二、圣·佩德罗之虎	(员)

三、破纸盒子 (圆珠笔)

红圈会 (圆珠笔)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圆珠笔)

恐怖谷

一、这是一次警告

“但是，我认为……”

“我一定这样做！”福尔摩斯很急躁，没等我说完，便立即打断了我的话。

我的确对他打断我的话有些不高兴。因此我也没好气地顶了一句：“福尔摩斯，你有时使人难以下台。”

他没有回答我的抗议，依然沉思不语。他用一只手支着头，两眼看着那张刚从信封里抽出的纸条，然后把信封拿到灯前，仔细地观察。他的早餐摆在桌上，丝毫未动。“这笔迹是波尔洛克的，”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慢慢地说道，“我能确定，尽管我从前只见过两次波尔洛克的字。他在写希腊字母 Σ 的时候，都会把 Σ 的上端写成花体，这是他写字的特点，不过，假如我们肯定这是波尔洛克写的，那这张纸条中一定包含着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在自言自语，可他的话却激发了我的兴趣。我马上把刚才短暂的愤怒抛到了脑后。

“那么，谁是波尔洛克呢？”我急不可耐地问。

“波尔洛克只不过是个假名，几个字母而已，而它背后的那个人却很狡滑，他在这之前，还写过一封信给我，他公然对我说，我不可能在这茫茫人海中把他找出来，我想追踪是白费力的。波尔洛克的重要性不在他本人，你总知道‘狼狽为奸’和‘狐假虎威’的意思吧！而在于他所结交的那个



大人物。

“象这就像你衡量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一个虽然本身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一旦和一个凶恶的怪物结合在一起会怎样？而且那个怪物不仅凶残，而且阴险。华生，那个大人物就是这么一个怪物，你知道穆里亚提教授吗？”

“你是说那个犯罪手法十分高名的罪犯。”

“别说这种外行话。”福尔摩斯说。

“我想说仿佛在公众中一样平庸。”

“太妙了！华生，你真是机灵！没想到你也富有狡猾的幽默，可是，我想让你明白，你把穆里亚提叫做罪犯，这在法律上是诽谤，他完全可以反告你诽谤罪。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是许多罪恶行径的总导演，他的智慧能够使他左右民族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没有人会对他产生怀疑，他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表现的优雅风度又让人十分敬佩。所以就凭你刚才的几句话他可以把你告上法庭，让法庭罚你一年的年金去补偿他名誉上的损失，他是《行星学》的作者。据说这本书早已上升到纯数学的高度，科学界没有人有资格对它提出批评。这本书让他名满天下，这样的人受到恶毒攻击，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在公众看来，你和他分别能够得到这样的头衔——诽谤的医生和被诽谤的教授。华生，尽管他做事似乎天衣无缝，但只要他的帮凶不能把我弄死，我们就能打败他。”

我欢呼着：“但愿我们能看见这一天的来临！可是你刚才谈到了那个波尔洛克……”

“嗯，这个波尔洛克是链条上极为重要的一环，不远处

— 圖 —



就是那个叫穆里亚提的家伙，我可以告诉，你波尔洛克这一环并不十分牢固。据我所知，波尔洛克是这个链条中惟一薄弱的环节。”

“而只要有这一点薄弱，全局就不稳固了！”

“确实这样。因此，这个波尔洛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他并没有完全泯灭良知，他已经送了一两次有价值的消息给我。这消息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防止了一项罪行的发生，而不是在此之后去惩办罪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密码本，如果我能解开这封信的密码，那么我们立即可以确定这张纸条正包含着有价值的信息。”福尔摩斯把这张纸平铺在一个空盘子上，我站起来走到他身后低头注视那些奇异的文字，文字排列的方式如下：

[illegible]

“你能推断出什么样的结论？”我问道。

“这些奇怪的文字是用来传达某种秘密信息的。”

“我们又没有密码本，这密码信又起何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信是彻底无用的。”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以前大部分密码，我都能读懂。因为有些密码在我的眼里比那些报纸上的寻人招领专栏还容易懂些。它们能激发人们破译它们的兴趣，可是这次就不同了，显然它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而我无法弄清这是在哪本书的哪一



页上，所以无法破解它。”

“那他为何要写上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呢？他为何不指明是本什么书呢？”

“华生，换一个角度想一下，你会把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一起投递吗？一旦投递有错岂不鸡飞蛋打吗？两封信一前一后，那才不会有错。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第二封信应该为我们送来破译的文字或者是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

正如福尔摩斯所言，几分钟后，小仆人毕利送来了我们期待的那封信。“是同一笔迹，而且签了名。”他高兴地打开信笺，说，“华生，事情有进展了。”可是他的眉头又很快紧皱起来——“华生，看来我们没希望了。但愿波尔洛克不会出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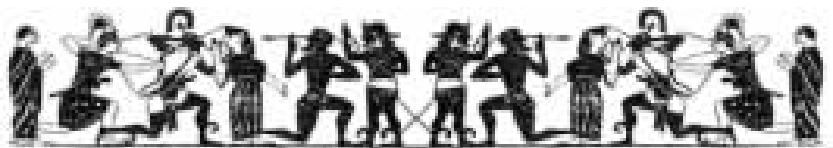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能，也不愿意再这样做了。他已经怀疑我了。就在刚才，当我刚把地址写完，正想把密码索引寄给你时，他出乎意料地来了。幸好我把它遮掩住了，所以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如果这封信被他见到的话，我肯定会死的。虽然他什么也没说，可我能看出他的不信任。那封密码信没有用了，请把它烧掉。

费列德·波尔洛克 ’”

福尔摩斯坐在那里，眉头紧皱。一只脚踏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这也许是他作贼心虚。因为他自觉是一个叛逆者，所以他会猜测那个人的不信任。”福尔摩

— 源 —



斯说话了。

“那个人就是穆里亚提教授吧。”

“对。在他们一伙人中，不管谁说到‘他’，他们都知道是谁。他是这位生杀予夺的人的专名词。”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嗯，如果有黑社会支持的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和你作对，那就任何事都会发生。难怪波尔洛克这回连胆都吓破了，你把信封和信纸上的字对比一下。信封上的字清晰而有力，说明它是在此人来访之前写的，而信纸上的字就潦草而模糊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冒风险写这信呢？”我继续提出我的疑问。

“如果不那样的话，我就会去追问他，这可能会给他造成更大的麻烦。”

“嗯，是这样。”我说，“可是如今我们明知这张纸包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但没有办法破译它。真把人急疯了。”

希罗克·福尔摩斯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点燃了烟斗。“我很纳闷，”他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说，“也许你忽略了一些东西。让我们用推理来思考一下这个难题吧。我们就从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开始。”

“可这个出发点相当没把握啊！”

“那我们就缩小一点范围吧。这件事或许并不是高深莫测的，如果我倾注全力去思考一件事，不怕它不水落石出。我们有没有能够用来查清这本书的迹象？”

“可能没有。”

“不，我看还没糟到这种地步。你看这封密码信，它的



开头是 缘源 这极有可能是指的一本书的页码数，如果这个 缘源 是这本书的某一页，密码就出自这一页。那这本书一定很厚。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迹象能帮我们弄清这本书的种类。密码信的第二个符号是 惓圆 华生？你对它怎么看，”

“肯定是在说第二章。”

“我不这样想，华生。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推理，既然他已经把页码告诉了我们，那就不必知道章数了，否则，岂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吗？再说，假如 缘源 页在第二章，那这本书的一章该有多长啊！”

“那一定是表示第二栏！”我叫了起来。

“华生，你真聪明。如果它不是代表某一栏，那么我真会束手无策了。所以如今我们可以大致猜出这本书的轮廓：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每页是分两栏排印的，而且每一栏又很长，这一点可以从密码信中有一个词的标数是 圆惓 而推断出。我们的分析是否已经用足了我们已经获得的线索？”

“可能是这样。”

“华生，开动你的脑筋，再想想看。如果这本书难于找到，他肯定早就把这本书寄给我了。可是，在他的计划失败以前，并没有把这本书寄给我，而是打算在信中告诉我密码的破译方法，我可以推断，这本书很常见，而且他猜想我也会有。”

“你的推理很对。”

“现在我们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此书是分栏排印的，而且很普通。”

“《圣经》！”我高兴地喊道。

“好，华生，可是还有些不太十全十美。我的确有《圣



经》，但是穆里亚提的党徒们是不会有这本书的。况且《圣经》有许多不同版本，不同的版本页码一定有出入。所以，这本书应该是版本统一的。他知道他的第 缘源页和我的第 缘源页内容绝对相同。”

“可是符合这种标准的书太少了。”

“这正是我们的关键。但这也正是弦们的突破口，范围已缩小到版本统一而且人们经常使用这一点上了。”

“肖伯纳的作品！”我又一次喊道。

“华生，这还有问题。肖伯纳的著作文笔简洁，因而词汇很有限，因此它的词汇就不易被挑选组成密码信来。应该将它们排除。当然出于同样的原因，字典也应该不予考虑。那么还有什么书籍呢？”

“年鉴！”

“漂亮，华生！让我们来看一下惠特克年鉴是否符合标准。这本书很普及，它的页数符合条件，很厚而且硬是分两栏排印的。”福尔摩斯拿来了这本书，“缘源页，就是这，第二栏，它谈的是关于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华生，你写一下！第十三个字是‘马拉塔’，可能不是好兆头，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政府’。再往下看，马拉塔政府怎么了？哎呀，这个字是‘猪鬃’。华生，咱们失败了！”

尽管他是用开玩笑的语气，但是他颤动的浓眉表露出内心的恼怒和失望。一时间，我也束手无措，只好闷头坐在椅子上，看着炉火发呆。不知多久，福尔摩斯的欢呼声打破了这长时间的寂静。他飞快地跑向书橱，拿来一本黄色封皮的书。

“华生，我们太新潮了，今天才一月七号，我们不该找



这本新年鉴。看来波尔洛克是用一本旧年鉴。如果他是在正常情况下给我写第二封信，他一定会提及这一点的。”他对我说，“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缘源页讲的是什么。第十三个字是‘裁藺藪’，这预兆着我们此次推理是正确的。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蚤——’，‘裁藺藪蚤’（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有的意思），”福尔摩斯非常兴奋，“‘哉挂隰’（危险），太好了！华生，记下来。‘栽藺藪蚤哉挂隰原宅贈京精茗藪原增贈京瀝對原燥藪’（有危险即将降临到某人身上），接下去是‘阅牒昆澤’（‘道格拉斯’）再往下是‘赠觀原精映城贈火燄葬原蘇原里魯巢藻原勻恣藻原里魯巢藻原精趙運註藪原蚤原赤黎早’。（即将有危险降临到富绅道格拉斯身上，这个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十分紧急。）华生，你看纯推理和它的结果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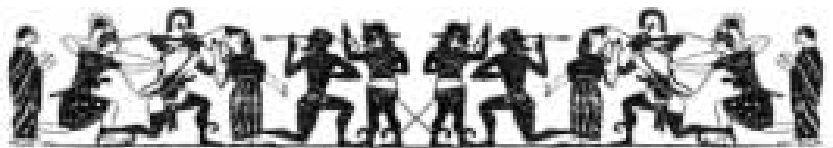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在福尔摩斯破译那些密码的同时，我把它们写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我全神贯注地品味着这些词句。

“他的表达方式既奇特又别扭。”我说道。

“恰恰相反，他简直做得太棒了。”福尔摩斯说，“当你从拉丁文字中找出几个词来表达你的意思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你也只好留下一些内容，让收信人去猜测。而这封信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晰。现在正有人要对一个叫道格拉斯的富乡绅不利。他找不到‘悦’（确信），只能找到‘悦’（信任）来表明他确信这件事非常急迫。”

福尔摩斯就像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使他仍对没有做到高标准而失望，但还是会对自己的成绩产生一种不带个人偏见的欣喜。这时毕利推开门，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走了进来。

— 愿 —



麦克·唐纳警官是苏格兰场的精英，高大的身躯使人能一眼看出他过人的体力；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越发使人们知道他有智力的敏锐，他沉默寡言，一丝不苟，性格倔强。他经手的大案大都干得漂亮利落，颇受同行推崇。

福尔摩斯曾经成功地帮他办了两起案子，而所得到的酬劳只是享受用智力去解决疑难的快乐。所以，麦克·唐纳对他的这个业余同行有着很深的热爱和尊敬的感情。警官每有困难，必来请教，他们的关系是英雄识英雄。麦克·唐纳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知道向福尔摩斯请教非但不降低自己的身份，而且对他大有裨益。因为无论才智和经验，福尔摩斯绝对是欧洲第一。福尔摩斯不善于交际，可是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印象很好。

“你来得真早，麦克·唐纳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祝愿你一切都好，不是又有什么事件发生了吧？”

“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倘若你用希望代替‘不是’，倒更合情理。”这个警官回答，“谢谢，一口酒能够驱走清晨的寒气。我马上就要赶路，因为对刚发生的案件，越早到达现场就能找到更多的线索，不过……不过……”

警官突然顿住了，惊异地盯着桌上我用来记录密码信的那张纸。

“道格拉斯！伯尔斯通！”他激动地说，“天！福尔摩斯先生，真是不可思议，不是在变魔术吧！你是如何得到这两个名字的？”

“这是我和华生医生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可是——这两个名字与什么事有联系？”

这个警官目瞪口呆，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福尔摩斯一



眼，神情严肃地说：“是这样，”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在今天早晨被人杀害了！”

二、福尔摩斯的论述

我的朋友好像就是为这种富于戏剧性的时刻而造就的。如果有人说他对这个消息吃了一惊或者很激动，我能确切地说他们都夸张了。他的脸上甚至找不出一丝激动的痕迹。我不是说他具有残忍的性格，而是由于他长期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所以对这类事情很冷静。这个简捷的消息令我感到恐怖，可福尔摩斯却很镇静，表现出一副司空见惯，毫不在乎的神情。他轻轻地将烟斗放在桌子上，转过头，对麦克·唐纳警官说：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他说。

“看来你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震惊！”

“麦克先生，这件事只不过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不是吃惊。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得到一封告诉我某个人正面临着危险的信，一个小时之内，我又被告知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消息只引起了我的关注，而不是吃惊。”

他把那封信和密码的来龙去脉三言两语向警官作了解释。麦克·唐纳手托下巴，双眉蹙成一团，浓色的眉毛显得更浓了。

“我本想在今天早晨赶到伯尔斯通去，”麦克·唐纳说，“我顺路拐来这里只是想征询一下你和你的这位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不过，现在，我觉得也许我们留在伦敦更好。”

“我却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说。



“可是在伦敦有人能预料到罪行发生，那么只要我们找到这个人，谜团就都迎刃而解了。”

“我承认这一点，麦克先生。可是你打算如何捉住这个波尔洛克呢？”

麦克·唐纳把那封信翻过来看了一下：“是从坎伯韦尔寄出的，这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你说这是个假名，还有，你说你会送钱给他？”

“是，送过两次。”

“用什么方式？”

“寄到坎伯韦尔邮局。”

“你是否想看看谁取走了钱？”

“没有。”

警官表现得非常惊讶，“为什么不？”

“我在履行我的诺言。接到他第一封信后，我答应不去追查他的踪迹。”

“你觉得他背后藏着一个什么人吗？”

“是的。”

“是你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

“十分正确。”

警官先生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同时还向我眨了眨眼，“不瞒你说，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你对这位教授存有偏见。听到人们对他的各种评价之后，我曾经亲自去调查过。他令人尊敬，而且学识渊博。”

“你们对这位天才的赞赏使我感到很高兴。”

“是的，大家很佩服他。听过你对他所持的看法后，我就去拜访了他。我们讨论了日蚀。我记不起当时我们的话题



是怎么转到那上面的。他拿出了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一下子就讲得一清二楚。他还借给我一本书，尽管我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还是有些不能理解这本书。他面容消瘦，头发花白，言谈高贵威严。我看他完全可以当一个合格的牧师。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脸上堆满了善意的微笑，两眼充满温和的光芒，就像一位父亲在孩子即将步入社会之前为你祝福一样。”

福尔摩斯笑出了声音，他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手说道：“好！好！麦克·唐纳，看来这真是一次让人难忘的拜访。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次会见是在教授的书房中进行的吧？”

“不错。”

“是一个很雅致的房间，是吧！”

“很精致而且陈设豪华，福尔摩斯先生。”

“你坐在他的写字台的对面？”

“是。”

“阳光照在你的脸上，而他的脸却处于暗处。”

“那次是在晚上，但是我记得当时我的脸上有灯光照着。”

“这是一定的事。你有没有看到教授座位上方挂着一幅画？”

“我不会漏过这个的。福尔摩斯先生。这点本领还是向你学的呢。那幅画里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两手托着头，眼睛斜视着。”

“这是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的油画。”

警官尽量显得对此很感兴趣。

“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福尔摩斯仰靠在椅背上，双



手合十，自顾自地接着说道，“此人是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七五〇年到一八〇〇年之间显赫一时。当时人们对他评价很高，而且现在的评价比当时更高。”

警官显出不得所以的神情说：“我们最好还是……”

“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件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头说，“我所谈论的那些话与伯尔斯通的案件有着直接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这正是此案的中心。”

麦克·唐纳用目光向我求助，“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思路变得太快了，也许你只省略了一两个环节，但我有点跟不上了。这个死去的画家怎么会跟伯尔斯通事件有关系呢？”

“对一位侦探而言，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对这位警官说，“格罗兹有一幅名为《牧羊少女》的画，一八六五年在波梯利被拍卖时，售价高达一百二十万法郎——四万多英镑。麦克先生，你能从这件小事得到什么启发呢？”

这一下子引起了警官的思考，他专心地听着。

“我还可以给你一点启发，”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有几本参考资料，从中可以弄清教授的薪金是每年七百英镑。”

“那他如何可能买得起……”警官叫了起来。

“是啊，他怎么买得起呢？”

“嗯，是有问题。”警官严肃地说，“福尔摩斯先生，请接着往下讲，我非常愿意听你的分析。”

福尔摩斯笑了笑。麦克警官的赞扬使他如沐春风。他问道：“你去伯尔斯通的事怎么办？”

“还有时间，”警官看了一眼表，“我的马车在门口等着，二十分钟内就可以赶到维多利亚车站。关于那幅油画，福尔摩斯先生，你好像说过你从没见过穆里亚提教授啊。”



“你说的对。”

“奇怪的是，你怎么知道他房间里的陈设呢？”

“噢，我去过他的房中三次，前两次用不同的借口等他，但都在他回来之前离开了。还有一次，那也是最后一次，恕我不好向一名皇家警官讲述细节了。我擅自检查了他的文件，得到了十分意外的结果。”

“有可疑的东西吗？”

“没有，可以说一点也没有。这正是使我感到意外的地方。还是回到油画上来吧！你如今知道这幅画的奥妙之处了。它向我们泄露了穆里亚提非常有钱。他没有结婚，嫁妆不是来源，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也没有很高的薪酬。他当教授，一年只有七百英磅的收入，但是他竟然拥有一张非常昂贵的格罗兹的油画。”

“你的意思是？”

“经过这一番推论，你一定知道我要说明什么了。”

“你是想告诉我他有巨额的收入，而这笔收入只能是非法所得。”

“确实如此，他的非法敛财之路犹如蛛网，密密麻麻，四通八达，他就是这张网上的毒蜘蛛，只是他不轻易挪动。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让我这样想，我现在只向你谈到一格罗兹，因为这是你自己亲眼看到的。”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十分正确。现在，你是否可以讲得清楚一些，他的钱究竟来自何处？造伪钞？还是通过偷盗？”

“你是否知道有关乔纳森·怀尔德的故事？”

“嗯，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是小说里的人物吗？我对

— 源 —

